

中国短篇儿童小说之王
常新港
心灵
系列

极地故事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极地故事

青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极地故事 / 常新港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436-7720-3

I. ①极… II. ①常… III. ①儿童文学 - 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6618 号

书 名 极地故事(常新港心灵成长系列)

著 者 常新港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选题策划 谢 蔚 梁 唯

责任编辑 梁 唯 王龙华 E-mail: lwff@sina.com

封面设计 青岛出版设计中心·乔峰

插 图 梦 鸢

照 排 山东水文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乐喜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32 开 (890mm × 1240mm)

印 张 6

插 页 8

字 数 120 千

书 号 ISBN 978-7-5436-7720-3

定 价 19.80 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 0532-68068629)

本书建议陈列类别: 儿童文学

常新港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作家，是那种可以被我称为“真正作家”的作家，可以说是成长小说的“天王”。他的作品触探到的，是人性的最底部、成长的最深处，是真正能塑造少年儿童性格、给他们的精神打底子的好书。我用最大的诚意向全国的少年儿童和家长、老师们推荐常新港的作品，他的作品，正是我说的具有高贵血统的“王书”。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曹文轩

一颗沧桑的心，造就了常新港独一无二的儿童文学世界，深邃辽阔、寂静华美。

著名作家 迟子建

常新港是个善于创造艺术魅力的作家……迄今为止，在儿童文学界恐怕再没有另一个作家比常新港更多地聆听到了大自然的声音，也没有另一个作家找到过更多的同大自然交流的语汇。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汤素兰



眨眼工夫，狗冲出屋子，手里拎着一杆猎枪。距我们十步开外，也就是离面包车十步远，他就端平了枪：“都闪开。”这一喊，孩子们一哄而散。

我们几个大人呆呆地立在车的旁边。

极地故事	/ 001
火	/ 018
恐 惧	/ 026
北大荒的声音	/ 031
雪原表情	/ 042
黑色的“尤特兹”	/ 050
沼泽地上的那棵橡树	/ 061
一位少年对默片的补充叙述	/ 071
鱼一样的生活	/ 114
在拥挤的人群中	/ 126
城市耗子	/ 140
灰利在前我在后	/ 151
青苔上身	/ 157
疲劳的逃亡	/ 170
拉上窗帘	/ 183

极地故事

先说说大人的事

我说的极地,是许多人都去过或听说过的地方,那里有北极光。传说在每年六月二十三日这天,北极光就会出现。我要说出一个许多人不想承认的事实:多少年来,人们在每一年的这一天,看不见北极光。尽管许多文章里描述过北极光的神奇景色,但那只是道听途说。这不是说,没有北极光。有,某人在某一天夜里看见了它。因为这神奇的一夜,某个人的父亲,爷爷,爷爷的父亲,爷爷的父亲的爷爷,就在那儿打鱼、种地,江边和山坡上埋着他们家族世代的人。所以,神灵允许这些付出代价的人,看一眼美妙的让人终生不忘的极光。

我说的就是那几天发生的事。没有六月二十三日,便没有了下面的故事。这些事奇怪又不奇怪。

要看北极光,必须先到漠河县。漠河在地图的最北边。几年前的一场大火,把这个县城从地球上抹掉了。一年后漠河人使

漠河活过来了。

我们就是在六月二十三日这一天，赶到漠河县的。我们是艺术家采访团，有记者、作家、诗人。目的明确，看北极光。我们在北陲宾馆吃了饭，就赶到黑龙江源头，在那里等待极光的出现。临江，有个叫北极的地方，三四十户人家。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每一家都大敞门户，笑迎四方来客。不过，一个人收费九十元。过去，只给房东家的孩子买件三五元的背心就可以了。这是另一篇小说里该讲的话题。

夜里十一点，天空还是银白色的。这是极昼现象。江边人山人海，竟有三四万人。因为村长要接待数不清的团体，所以，我们这个团受到不冷不热的接待。村长在这一天成了著名人物。他要在这一天拣最重要的宴席喝上那么小小的一杯酒，然后抽身出来，赶赴另一宴席。他要在宴席上说些重复了不知多少遍的官场客套话。最终，免不了要喝多，话也就说不完整了。好在一年里只有这一天，他做好了豁出去的准备。

我们被安排在一户人家里吃饭。一见那家的油腻的地，还有屋中央由方桌和圆桌勉强拼成的大饭桌，我们心里就全明白了，这是村长临时应急安排的。

村长以水代酒，说了几句醉话，然后告辞了。村长说了，副省长来了，我要去见一下。

听那口气，他是总统。

我们吃的是少见的鱼宴，但心里不愉快。这些人都是被宠

坏了的。作家，诗人，记者，听听，多动人的头衔，怎么见个村长这么难？

我的嗓子里有根鱼刺卡在那里，不愿下去，又不肯出来。我屏住气，用手指头狠命一抠，差点把黑龙江的鱼吐出来，可鱼刺还卡在那里不动。

我们团里有位叫叶冠群的著名散文作家，他可受不了这种冷遇：“怎么，村长再不来看看我们了？”

有人说，村长太忙。

叶冠群的喉咙里奇怪地响了一声。我在一旁看出那是他不满意了。他可是一位著名老作家，走到哪里，哪里的领导和崇拜者就把他团团围住。他常常惋惜地说：“我要不是六十一，而是一十六该多有多好。”

村长最终也未出现。最最令所有人沮丧的，是极光没有出现。

我们缩在江边待了一个漫长的白夜。

叶冠群拍了一下我的肩说，要论骗人，谁也骗不过大自然。

我说，谁告诉咱们每年都有极光了呢？

叶冠群早就被极光迷人的景象所蛊惑，他的一篇散文《我看见了极光》早已构思好了。他善于用美好的颜色去美化过去的日子和涂抹明天的日子。

在回漠河的路上，疲惫和失望令大家在车上昏昏欲睡。

我嗓子里的鱼刺突然出现，扎了我一下。

叶冠群问我，你也准备写极光吗？我不知道为什么胡诌了一句：“题目也想好了，叫《极光又没有出现》。”

叶冠群突然说：“国家应该成立一个极光研究所，这个机构要能够准确报出极光出现的日子，不要让那么多人千里迢迢赶到这里，白白辛苦一趟。”

我没回答，我觉得他这番话像是一个孩子说的。

回到漠河北陲宾馆，洗了澡，吃了饭，又睡了一觉，大家聚在叶冠群房间里商量该怎么办。有人说回省城。有人说白跑一趟，无获而归，心里不平衡。叶冠群说：“去鄂温克族的村子吧，那是狩猎民族，有特色，能写东西的。”

我说：“你的散文题目肯定想好了，叫《鄂温克的雄鹰》吧？”

有人笑了：“叶作家的文章哪里会用这么陈旧的名字？”

叶冠群在埋头翻地图，用指头寻找鄂温克族的所在地。他突然抬头问我：“你怎么知道了我的散文题目？它是叫《鄂温克的雄鹰》。”

哄的一声，都乐了。

我的嗓子又疼了。

县政府好不容易为我们安排了一辆面包车。因路途不近，又带了些香肠、面包，然后我们奔鄂温克族的村子去了。

捐纸条的少年

我们在颠簸的车上吃了面包和香肠之后，已是下午一点钟

了。年轻的司机从反光镜里看见我们焦躁的表情后说，森林里的路弯多，不好走，你们别急，我尽量开快些。

面包车是突然刹住的。车正在下坡路段，速度很快。我们在车里像一截截香肠前仰后合，被挤压得浑身疼。

司机回头说：“对不起。”

叶冠群半开玩笑地说：“我应该立即买人身保险。”

司机听出了叶冠群话中带刺，再次表示对不起。

原来，车前站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四方形的脸，眼细小，肤色黑，朝我们扬着两只手。

司机用埋怨的口气说：“你突然扑到车上，想死吗？”

少年说：“我在这等了一天多了，只有你们这一辆车开过来。”

司机的火终于着了：“就我们这一辆车开过来，你也不能突然拦车，我刹车都来不及。车如果翻了，你赔得起？这一车人都是谁你知道吗？是咱省的艺术家。他们是写书的、办报纸的……”

那少年耷拉下眼皮，表情卑恭到极点：“我……没想到会有危……险。我刚才躺在路边的草里睡着了。听见汽车声，我赶紧爬起来，冲到路上去拦你们的车，不然，你们的车就开过去了。一天才……碰到你们这一辆车……”

叶冠群说：“司机同志，问他干什么，我们快赶路吧。”

司机问：“搭车吗？”

少年答：“不，我托你们给我们鄂温克村子捎张纸条。”

“拿来吧。”

那少年对我说：“借你笔和纸用一下。”

我拿出纸和笔递给少年时，叶冠群摇下车窗说：“天已经不早了。”

少年蹲在地上，以膝当桌，边写边说：“纸条是给我奶奶的，我让她把我的熊皮大衣捎回来，现在晚上很冷。这是北极光出现的地方，一年四季没几天热乎的。交给我奶奶纸条后，你们回来路过这里，可以把皮大衣捎过来。我不能离开狩猎点。”

司机问：“就你一个人？”

“原来两个人，那个人十天前回村去了。”

司机说：“你如果喂了熊，或者让狼饱餐一顿，都没人知道。”

叶冠群又说了一句：“你应该买人身保险。”

少年说：“我习惯了。我昨天梦见自己在熊肚子里。我饿了，咬熊的肠子，味道很不好，难闻。我想，我不能死，有东西吃，就能爬出熊肚子。醒来一看，滚到板铺下面了，熊皮褥子蒙住了我的脸，喘不过气来。”

司机骂：“跟你一起看狩猎点的人怎么能扔下你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在这儿？”

少年说：“那是我哥哥。他在村里有个对象，他在狩猎点上久了，怕对象被别人抢跑了。”

司机撸了一下少年的头：“挺仗义。”

少年说：“我哥比我还仗义。他几年前给我做火药枪，走火了，把他自己的耳朵震聋了，现在也听不清别人谈话。但野兽叫，他能知道是什么动物。”

叶冠群突然来了兴趣，打开车门跳下去：“下车下车，去狩猎点看看，体验生活嘛。”

大家都说：“时间来不及了。”都坐着未动。

叶冠群说：“你们不去，我可去了。”

司机说：“时间是够了。”

叶冠群面子上有点挨不过去，让了一步：“那我就看一眼吧。”

大家耐心地在车上等着。

少年很兴奋地拽着叶冠群跳过路边的水沟。司机说：“小子，这位是著名作家。”

少年说：“能给我一本您写的书吗？”

叶冠群摇头：“没带没带。”

我知道，叶冠群出门，总是带上自己的书的，见到重要的人物，他总要签上名赠送给人家。当然，鄂温克一个普通少年是没必要送书的。

我们在车上看见少年领着叶冠群爬上搭在三棵柞树间的狩猎瞭望塔。叶冠群朝向四处指指点点，一只手背在身后。

有人说：“叶作家又在指点江山了。”

一会儿，少年陪叶冠群回到车上。叶冠群意外地说：“把纸

条给我，我给你捎到村上。”少年把纸条递给叶冠群，并用我们从没见过的朝圣般的眼光久久盯着作家叶冠群。

在车开动时，叶冠群朝路上的少年招招手。车开走了老远，那少年的手还在空中挥着。叶冠群哼了一曲苏联歌曲《红梅花儿开》，没尽兴，又唱了一遍，才罢休。

我朝叶冠群伸过头去，见他手里多了一件稀罕物，是用桦树皮和兽皮做成的古怪东西。我伸手去摸，被叶冠群用胳膊隔开：“别动，这东西少见，那孩子不舍得给呢。这是护身符，也是神像，挂在树上的，也可以挂在身上。”

“神……像？”

“神像。”

我嗓子里的鱼刺又扎了我一下。

旺老太太和叫狗的男孩儿

三点钟，我们赶到了属于鄂温克族的村子。我们奇怪地发现，他们住在用木头和泥坯盖的房子里，村子背后，赫然立着一排空荡荡的新砖房。原来，民政部门为他们盖了新房，但他们住不惯。他们不喜欢白墙，他们睡觉要闻着兽皮和松木的味道才能沉入梦乡，他们觉得砖房不如用泥坯和木头盖成的房子温暖（这又是另一篇小说的话题了）。

我们面包车的引擎声没消失，村头已聚集了一些人。我们发现，那些人里大多是老妇和孩子。一问，才知道男人都分散到

各个狩猎点干活去了。

叶冠群伸了一下腰，大声说：“我们在村里随便走走，然后，找个喝茶的地方。”

说话间，从一块石头上站起一个老太太。她背很驼，手里拄着一根棍子，不说话，用棍子朝一间黑乎乎的房子一指，然后径自朝前走去。孩子们叫她旺老太太。我们没动，不太懂得旺太太的意思。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子，长得细高，很有些力气，也灵活，有两个孩子拽他腰间一条很软的兽皮腰带，他只一甩腰，就把两个孩子摔倒了。他腰带上还有些黑毛没剔净，使他的样子显得有些原始。有人喊他狗。狗对我们说：“去旺老太太家喝茶吧。”

我们一听，便跟着驼背拄棍的妇人去了。旺老太太在门口站住，笑着，松弛的眼皮把浑浊的眼睛掩没了。我努力寻找她口中的牙齿，说实话，我只看见一颗牙。

她为我们烧了茶，还未端上来，膻腥味就充满了屋子。奶茶，它的味和屋内的膻腥味很谐调，我记忆中只在生肉店里闻到过这种气味。大碗奶茶端上来后，我喝了一口，就放下了。门外站着十几个孩子，其中有一个特别小的女孩儿，才两三岁，她两只手死死地抓着姐姐的衣服，姐姐上哪儿她就跟到哪儿，像是影子。我们发现那姐姐出奇的漂亮。有人说，像明星。我说，像，特像林青霞。有人说像巩俐。叶冠群说，像胡慧中吗？大家都说像。叶冠群说，天资好，可惜了。大家又附和：这女孩子可惜了。

叫狗的男孩子跟我们说话时，带着官腔：“怎么不喝？这是

我们这儿最好的羊奶茶了。”

听说是羊奶冲成的茶，叶冠群的嗓子里又发出一声古怪的声音。他皱着眉走到狗的面前问：“这里有商店吗？”

狗说：“有，鼻涕家开食品店，专卖吃的。”说着，他命令一个红鼻头的男孩子道：“鼻涕，领这人去你家买东西。”

红鼻头脖子上挂一把生锈的大钥匙，他用袖子擦了一下鼻子，喊：“走啊。”我跟叶冠群去红鼻头家买东西。叶冠群要买一瓶罐头解渴。红鼻头开了大门，身子从柜台底下钻进去，问：“吃啥？”叶冠群用眼扫了几圈货架，说：“苹果罐头。”红鼻子就捧了苹果罐头出来。“多少钱？”“一元。”“这么便宜？”“用车拉来时就便宜。”

叶冠群一看罐头上的生产日期，是两年前的。他放下了，再用眼去扫那要倒的货架，没发现有适合他入口的东西，就说：“算了。”

红鼻头问：“怎么不要了？”

叶冠群说：“过期了。”

“过期了？”红鼻头不解。

我说：“酸了，坏了，不能吃了。”

红鼻头用一把菜刀撬开罐头盖，一口气喝了半瓶罐头汤：“你尝，甜的。”

叶冠群挥挥手，懒得回答，走出门去。红鼻头不罢休，追到门口，喊：“能吃！”叶冠群说：“能吃你就吃。”红鼻头不含糊，坐在门槛上，脖子一扬一扬，把苹果罐头吃光了。

司机很累，躺在车里打盹。那个被我们称为电影演员胡慧

中的女孩子走近面包车，敲敲车门，叫醒了司机，说：“我用一只松鼠换你的镜子。”

司机笑笑：“我没镜子换给你。”

“胡慧中”指指车上的反光镜：“它照人很清楚。”

司机说：“去吧，别胡闹。”

“胡慧中”说：“我的松鼠养了一年了，它能听懂人的话。”

司机躺下身子：“别胡闹，去吧去吧。”

“胡慧中”一步步退着离开了，那表情很伤心。大概她的心已经开始号啕大哭了。这时候，狗出现了，他正无聊地用脚踹汽车的轮子，踹完了，就转了过来，走近“胡慧中”问：“你怎么啦？”

“胡慧中”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狗拉着她走到稍远一点的地方，歪着脖子问她话。我看见“胡慧中”朝车指了指。狗站直了身子，目光就显露出冷来。狗迅速朝一座草房奔去。

我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情，又觉得不会发生什么大事，就站在那里没动，观察狗的动静。

眨眼工夫，狗冲出屋子，手里拎着一杆猎枪。距我们十步开外，也就是离面包车十步远，他就端平了枪：“都闪开。”这一喊，孩子们一哄而散。

我们几个大人呆呆地立在车的旁边。

狗的枪管直直地对准了汽车上的反光镜。司机爬起来，一看阵势脸就难看了：“把枪放下。”